



異鄉生活筆記

巴黎西帖國際藝術村駐地時光

Journal, Away from Home

My Life Stationed in Cité International des Arts, Paris

田孝慈 Hsiao-Tzu-Tien

自由藝術工作者

緣起

2010年獨自前往歐陸的一趟旅程，異地流浪的兩個半月，不斷行走於或大或小的城市，持續在氣息相似或迥異的空間中移動，帶給身體與思考諸多直接的刺激與積累，而作品總是回應著個人生命的經驗，2010年底在新人新視野所發表的作品「路」，以及2011年於下一個編舞計畫中發表的「莖」與2012的「旅人」（亦發表於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創作專案），皆是在這趟異地行旅後，所結出的果實。

畢業後的時日，或者是至今大部分的人生，皆在「忙碌」中度過。在某個時刻突然驚覺自己原來一直沒有「生活」的意識，填滿時間表的排練與演出，以及各式教課，總是「匆匆」的來去，沒有時間駐留與悉心觀察，擷取不到日常的記憶與生命的重量，所謂「生活」，僅僅只是移轉於不同的工作之間。曾經以為這樣的生活是充實而富足的，甚至在「空白」時會感到罪惡與焦慮進入生活之中，然而「生活」的匱乏令我走入被侷限的思考，生命的厚度沒有累積、無法前行，觀察力與對事物的敏銳度也逐漸被消磨殆盡。

2010年的旅行中，行經法國巴黎時停留了五天，跟著當時正於西帖國際藝術村駐村的林宜瑾，跑了巴黎好多地方，也一個人去了奧賽美術館、龐畢度中心與羅丹美術館等，進行長時間的散步。僅僅五天，我看見法國巴黎龐大豐沛的歷史文化遺存，同時獲得「自己需要時間去感受與體驗生活」的答案，明白「生活亦是需要花時間去經營與挖掘」的道理。以「肢體」作為表述工具的我，能如何將這些觀察、體驗與改變，轉化到身體的動態上？也許是一種思考方式的轉變？而「慣性」也就此改變？又或是藉著生活的調整讓我同時轉變了肢體運用節奏的方式？

英國導演彼得·布魯克說：「要創造一個有生命力的劇場，就要不斷開發所有與人相關的課題。」「人」是自身創作中所持續聚焦的。這些「與人相關的課題」將起始於生活中的體驗。我深信歷史文化發展與環境空間帶給人們不同的思考邏輯與生活模式，一名藝術工作者所必須的即是在生活上尋找並且關懷那些吸引著自身的議題，無論是表演或是創作，離開熟悉開始一段不同以往的生活體驗，將帶來的是更加多元、豐富的思想激盪，而生命經驗的累積更讓人成熟於自己所擅長用以詮釋



的方式。也許只是一個微小轉變，卻可能帶來令人驚喜的新氣象！於是開始提起筆書寫駐村計畫，而非常幸運的獲得了 104 年「文化部選送文化相關人才出國駐村交流計畫」巴黎駐村的機會，讓我得以落實這個想法，踏上「異地生活」的旅程。

駐村生活

法國西帖國際藝術村（Cite International des Arts）座落於巴黎第七區的塞納河畔，至龐畢度、羅浮宮、奧塞美術館、Theatre de la Ville、巴黎美院等藝術基地皆是步行可抵達的距離，附近有地鐵一號與七號線行經，亦有多號公車匯集，地理位置非常良好，便於前往巴黎各處。

生活在巴黎

藝術村集結了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藝術家們，

藝術家們不定期於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展出作品，以開放、免費的「Open Studio」形式，讓村內與巴黎當地的藝術家們能夠有彼此交流的機會。藝術家自己決定作品想對外發表的時間以及被討論的內容，由於形式不拘，常常能有意外的「驚喜」，亦能夠在這樣輕鬆的氛圍下，讓創作者與參與者雙方的想法與意見有被討論的空間。這給予總是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害怕被觀看作品的我，一個非常絕佳的學習與體驗機會。

在巴黎的日子，生活被各類藝術所包圍著。首先，是巴黎市的建築物們，教堂、紀念碑、博物館、美術館、文人故居、大小皇宮等等，隨處可見的都是精雕細琢、富麗堂皇的古老建物，行走走在路上便沉浸於視覺的饗宴之中。而定期策劃的各類美術展，囊括了不同世紀、不同時期藝術家們的作品，自舊世紀到當代，從繪畫、雕塑到攝影、電影與裝置，往往沒有足夠時間去踏遍每一處、來不及



1 Pompidou 特展「The Beat Generation」。(田孝慈攝)
2 舊書報攤市集。(田孝慈攝)

看完當下發生的種種。表演藝術則是散布在各類不同場地，除了市內各區的大小劇院，如 Theatre de la Ville、夏佑宮、Opera、Theatre de Bastille 等等，在美術館、閒置變更場館與戶外場地，都有著不同形式的表演藝術遍地發生。同時，法國人熱愛「討論」的態度亦讓我從中學習到觀後思考的重要性，樂於說的同時也是促使自己更進一步思考，思考作品的意涵、與自身的連結、其中的哲學思維以及喜歡或者無感的原因，不同層面的「討論」增添了作品形式之外的價值，藉由「說」，作品以某種無形的方式凌駕於形式之上，停留在意識之中。

這些生活中藝術活動的發生，促使我常常沉浸於思考藝術作品的意涵，在不斷思考的練習之下它成為一種習慣，不論是欣賞自身專業的劇場作品，或是繪畫、雕塑、複合媒材與多媒體等其他類型的藝術創作，甚至只是塞納河畔的閱讀與城區、舊書報市集與舊物二手市場的閒散漫步，漸漸以開放的

思維在那些抽象的想像與具體物件中穿梭往返。當回到自身創作時這些累積將成為養分，打破自身慣性思考模式，讓自己得以運用更複雜細膩且不受侷限的想像。

剛抵達巴黎不久，便認識了在當地唸書並甫獲戲劇博士學位的王世偉。他長年在巴黎學習、生活，對於巴黎當地各劇場的策展風格與創作者皆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在巴黎的這六個月中，我跟隨著他的腳步，看了市區與近郊大大小小劇院所舉辦的藝術節系列演出。每個劇院的演出節目大致分成上下年度，製成獨具劇院風格與策展特色的年度節目手冊。暑假期間則另外有為數眾多的藝術系列演出活動。總之，演出活動興盛頻繁，幾乎每一天都有演出可以欣賞，也許並不是每個演出都是如何的精彩與高水準，但令我詫異的是每個劇院皆有一定數量的觀眾群，人民欣賞演出成為一種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一種習慣。觀眾組成的年齡層囊括的相當

廣，不局限於藝術領域工作者，這確實是令人相當感到羨慕，同時，也反思台灣的藝術市場為什麼沒有辦法被拓展，是由於教育中缺少了對於藝術欣賞喜好的培育與需求？或是美學與美感養成的漠視？又或者是藉由藝術這個媒介自由思考能力的匱乏？另一方面，身為創作者的我亦同時檢討自身，是否在創作的形式上皆相似雷同？內涵是否艱澀難懂而造成觀眾欣賞時的距離？因而無法引發觀眾的興趣，造成其對於舞蹈作品的無感？當作品觸及某些內在，可能是一般觀眾不願意感受或者尚無意識到的，而對於我來說，試著開啟或者引導其進一步思考某些艱澀或者內在想像，是自己試圖去達成的目標，但如何打開一個入口讓觀眾願意走進？應該要繼續堅持什麼？應該要放鬆些什麼？這些都是一直延續至今尚在思考的問題。

歐洲連結

ricci/forte 當代肢體劇場

偶然在網路上看見 Théâtre de Vanves 的藝術節開幕演出正在徵選表演者，合作的團體是來自義大利近年於歐陸備受矚目的當代肢體劇場 ricci/forte (<http://www.ricciforte.com/>)，懷抱著些許恐懼與豁出去的決心，在初抵達巴黎的第 20 天，獨自前往遠在巴黎市郊 (Vanve) 的徵選場地，開始了無法預期的游泳池驚奇之旅。

參與的 WUNDERKAMMER SOAP #7_LE MASSACRE DE PARIS 這個作品的表演空間在一個當地的游泳池，整場演出肢體使用的難度完全超乎預料之外。這個團體的作品富含對於社會的批判與反思，運用戲劇化與極端誇張的肢體語彙及視覺效果來描述其對於當代社會的觀察。在這個作品中，表演者們在游泳池畔、池內，時而瘋狂奔跑、躍入水中，時而掙扎或是漂浮於水面，在那些沈潛與劇烈的動作中，隨著肢體的擺盪情緒也隨之起落，就像是一場持續的戰役，而表演者們是投入其中的盲目傭兵。某些時刻我能夠清



3 塞納河畔。(田孝慈攝)

晰的意識到自己的盲目，畢竟只會蛙式且在台灣也不常游泳的我很多時候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完成作品中的動作。過程中，每一次的排練都面對著自己極大的恐懼，在探不見底的標準泳池中，每每下水都是最無助的自己，只有奮力地不斷掙扎，與堅持去完成動作，同時也像是努力的想要面對自己的軟弱。事實上在第一天確認徵選獲得演出機會之後，馬上就想有退出的念頭，因為自己知道這件事情絕對是體力與心理的極大挑戰，但在陌生的環境中沒有能夠依賴投靠的人事物，我索性告訴自己，就是硬著頭皮去試、去做，去提出要求、去學習著說出自己的需要，因為周圍再也沒有熟識的人能夠幫助妳。

整個排演過程是一次非常好的練習，自己往往畏懼於接觸新的人事物、害怕被拒絕，也因此總是不習慣提出需求，久而久之「適應」成一種習慣，逐漸遺忘自己有膽大無畏的一面。這個演出像是給了我一個跨出去的機會，讓我重新面對這個面向的

自己，打開一扇門讓這個自己走出來。(ricci/forte舞團網站：<http://www.ricciforte.com/>)

藝廊表演

• 合作對象：林人中 | 行為表演：Paper Talk

林人中是近年在國際逐漸受到注目的台灣行為藝術家，五月時某個巴黎藝廊閉幕的演出與他洽談，促成了我們合作的機會，對於我來說亦是一次特別的演出經驗。二十分鐘的演出中，肢體上尋找的是藉由「抖」這個動作，在改變速度與動能強度之後，身體與紙張能有如何的對話。當身體動作回到最單一，那樣百分之百的純粹與專注是我從未體驗，而我又如何能將自己推到最極限，藉由「抖」這個動態，我在當下體驗了外在與內在處於極端時的交相作用。

觀者的觀看角度則是另外一個新的表演感受，曾經有於美術館演出的經驗，然空間上的差異對我來說還是產生了相當不同的體驗。相較於美術館更顯密閉與局限的藝廊，當自己被近距離的如同



4 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 / Rosas 舞團於龐畢度美術館。(田孝慈攝)



5 Roue Libre 展覽與 Remi lesterle 作品。(Fanny Lavergne 攝)

展覽品般被欣賞，挑戰了我對於表演與肢體詮釋的細膩度，該如何動？每一個動作如何經營？是我重新審視自己使用身體方式的一個過程。

• 合作對象：陳德容 | 展覽名稱：Roue Libre

陳德容是在巴黎時認識的另外一個朋友，在巴黎第四大學修習藝術史而後朝向藝術策展人的方向前進。這個合作是她集結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藝術家討論關於生命中「自由時刻」的感受與意義，這個主題深深吸引著我，因為自己也經常思考自身對於「自由」的詮釋。

在這場展覽中，每個藝術家皆有對這個主題的相關詮釋，用裝置、聲音與雕塑表現，而我則讓自己成為展場中相對於「靜」的「動態作品」。「自由」如何發生在動作中？在旋轉中把自己拋擲出去，某個片刻能夠獲得極短暫的自由，在控制之外的，某種瘋狂，是我這個階段所能從身體上挖掘到的與自由的聯繫。而由於為聯合展出形式，因此我有了與年輕法國藝術家溝通彼此創作想法的機會，從與他們相處、交談的過程中，我看見了他們身為

藝術工作者的自我定位與生活方式，也認識了他們用以思考「創作」的腦袋。法國人樂於「談論」的性格，讓我有機會可以練習使用語言去詮釋自己對於作品的看法與想像。

在法國，藝術作品經由藝廊流通的商業活動頻繁，行為表演常常成為一種吸引藏家與藝評家來訪的途徑。很幸運能在這半年的駐村生活中有機會藉由參與而涉獵到法國的藝廊生態，拓展了自身領域之外視野。（「Roue Libre」於 Espace Gred 演出）

駐村演出

• 演出相關事項

合作對象：王世偉 | 作品名稱：Masses

演出時間與地點：

2016/6/18 | Galerie Librairie IMPRESSIONS 地下展演空間

2016/6/20 | La Generale (<http://www.lagenerale.fr/>)

• 創作動機

在巴黎的日子除了與世偉常常一起觀賞演出之



6 「去拼貼」實作。(田孝慈攝)

外，討論作品與自己現階段的狀態、感受也成為生活中的常態。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王世偉，當時正在巴黎第三大學攻讀戲劇博士學位，同樣身在表演藝術領域中的我們也分享彼此的作品，以及對於創作的想法與實際經驗。在一次聊天當中，世偉提到了一直以來想嘗試發展卻遲遲未執行的創作想法，而與戲劇導演合作一直是我想要持續練習的，加上兩人對於探討的主題有著相似的觀感，因此在生命中「難得果決」的時刻，我們開始了這個沒有預期任何成果的創作發展。

• 作品概念

「Masses」在法文中的意義是「群眾」，而世偉所欲探討的是關於「群眾運動之下個人的孤寂感受」。我們從討論對於當代社會的現況與自我認同開始，延伸至巴黎 1968 年發生的大規模抗爭活動、2014 年發生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以及當時（2016）法國人民因為不滿於工作法修改而於各地發起的「La Nuit Debout」。我與世偉分享了自己當時身在台灣面對及參與太陽花學運時的感受，世偉則提

供法國歷年抗爭運動的種種史料資訊，在交相不斷的研究之下，踏實了這個作品的內在含義。

「去拼貼」是想要在這個創作中發生的手法，從美術的觀點切入肢體與語言的運用、融合與拆解。地鐵裡被不斷重複貼上又撕除的海報牆是我們嘗試練習去做的，於是我們進行了一次「去拼貼」的美術創作，並且在過程中記憶工作時身體的動態，同時也從過去文獻與新聞相片中擷取素材，用以發展概念與動作。而抗爭運動中常用來使用傳遞訊息的「手的符號」也成為作品中的動作元素，在作品中試著拆解「語言」與「動作」既定的意涵，處理群眾運動中外在（肢體）與內在（情緒與感受）的矛盾衝突。

• 演出與回饋

由於開始排練後的四個月內積累了相當程度的素材且架構逐漸組織成型，因此世偉與我在討論後決定做一個創作發展中的呈現。我們迅速的洽詢到了願意提供演出場地與時段的藝廊與展場，於是在六月中分別於兩個場地完成了這個階段的成果演出。

兩個場地的演出有著其各自吸引人之處。Galerie Librairie IMPRESSIONS 是一個經常性展出東方藝術作品的藝廊，地下室有一個小的展演與座談場地，由地窖改建，因此有著相當程度的回聲。在低矮、密閉與充滿著回聲的環境下，我們呼吸、說話、遊走的步伐及動作時的聲音顯得格外貼近觀者，因此凝結成一股巨大的渲染力，即使沒有使用任何音樂，也讓三十分鐘的演出能夠凝神。而 La Generale 這個場地則是一座廢棄的發電廠，被巴黎政府收以作為非營利性質的展演空間，在這棟建築內有著多處不同型態的場域，能夠做音樂、戲劇、舞蹈的排練與演出、錄像拍攝以及藝術家工作室。而我們選擇的是挑高與開闊的表演場域，這個場地與 Galerie Librairie IMPRESSIONS 有著相當不同的氛圍，它近似於非正式的實驗劇場，與觀眾的距離也較為疏離，因此挑戰了世偉與我在表演上的表現，我們必須調整至最適合這個場域的表演方式，不論



7 於 Galerie Librairie IMPRESSIONS 演出。(陸潔晶攝)

是走位、兩者關係位置、空間運用以及情緒的收放等等，挑戰帶來不同表演經驗的累積。

兩場演出均聚集了相當多的觀眾，演出後獲得對於作品許多正面的評價與鼓勵，並且在對話中能持續去思考與調整。對於自己來說，這個演出最重要的並不是獲得讚賞，而是能夠在過程中發現與開啟自己對於創作不同的途徑與身體使用。

這個作品在 2019 年獲選松菸 LAB 新主藝，並在同年底發表了 60 分鐘的完成版本，更於 2020 年獲得第十八屆台新表演藝術大獎的肯定！作品透過時間累積能量，這顆在 2016 年駐村時播下的種子，隨著時間一步步茁壯成為有力量的發生，這是在「群眾」這個作品的發展過程中，所獲得最重要與珍貴的體驗。

駐村整體經驗

駐村經驗之可能貢獻與助益

在巴黎這個文化大城中生活，浸淫在被藝術所覆蓋的環境與氛圍中，開放的思考與討論風氣，以及所營造出的自由創作氣息，讓自己在這段時間有了許多與過往不同的經驗。自己容易緊張、擔心與畏懼的個性，讓自己時常處在「高度緊繃」的狀態，而忙碌的生活更是加劇了這樣的狀況，往往讓自己處在匆忙急躁又患得患失的情緒中。「讓空氣進來」，在生活上的調整之後像是放鬆了始終緊握的拳，讓自己得以再次看見裏頭的皺褶與輪廓，讓自己能夠學習著換口呼吸，可以畏懼但不害怕去面對那些未知的，學習重新、從心看待自己。

這六個月對我來說是一個再一次認識自己的歷程，透過「抽離」台灣這片土地上熟悉的語言、文化、環境與人，重新看待自己，亦重新思考關於「台灣」、「台灣人」以及「我」對於自身的意義。而一直以來存在於內在的「漂浮感受」，也藉著這趟出走重新被提出來審視。駐村經驗所帶給我的反饋，同時是精神、心理與身體的。在巴黎駐村的這六個月中，自己藉由在異地的生活，看見不同文化所孕育出的人文思考與藝術創作，同時也再一次能夠試著抽離自身旁觀自己，因此而衍生出的相關自我提問，對自己來說，唯有「看見問題」，才能讓自己在尋找答案中持續前行。

駐村至今

2016 年至今的四年之間，我亦陸續參與了大大小小的國際交流活動，並且持續發表創作以及累積表演經驗。一方面與來自不同地域的藝術家合作與交流，帶給我思考上不同面向的諸多刺激，另一方面，身為一名舞蹈藝術工作者，如何藉由身體來表述思想與情感，始終是自己一直努力追尋的。在 2020 年疫情始終沒有降溫、幾乎所有國際合作皆暫緩的這個時刻，回想起四年前短暫駐留巴黎時的種種，像是藉由這些仍然強烈刻印在腦海中的，再一次提問自己關於夢想以及生命所追尋的意義。而這些生命經驗都將持續伴隨著我，不斷反映在創作與表演的形式之上。